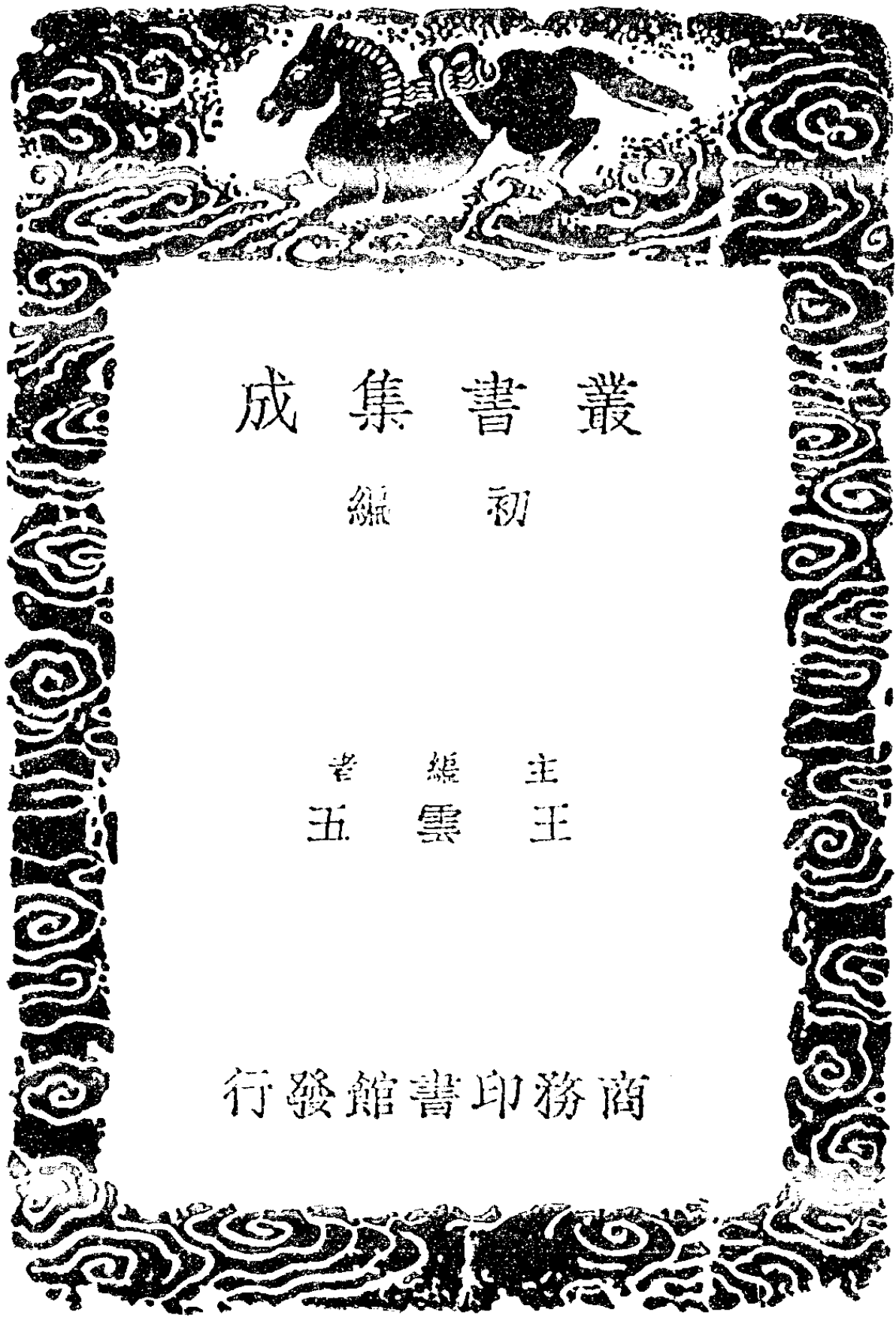


潛室劄記



成集書叢

編初

主編 王  
老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記 劄 室 潛



3 0649 0326 7

著 包 刁



本館據畿輔叢書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# 潛室劄記序

先王父於鄉薦後。淡營求。謝仕進。惟以著述自娛。治身心性命事。天根月窟。探討有底蘊。淺學者遂巡門外焉。不肯承祖輩。幼服家訓。頗知篤志力於行。趨庭聞詩禮時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。悉先王父明心性。翼經傳。爲理學家沿源泝流語。學醇於韓董。功茂於程朱。所揚其糝而醜其粕者。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。劄記一書。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。構潛室。勵學廿年。凡有所得。悉撮誌之。粹詞溫語。片玉含輝。偶句隻言。寸金肆彩。要其大旨。大抵爲讀書君子。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。其喚醒愚蒙處。又不啻清夜弘鐘。醒人迷夢。凡有一綫天聰。閱是書。未有不竦然知警。惕惕焉。謹人禽之別者。豈果駭世俗之說乎。亦至理不沒於人心耳。歲乙巳。承祖奉簡命。特授上元邑。金陵首善區也。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得者。不乏人間。以先王父諸著述。相商質。咸知所許可。方幸書人梓匠。萃處都城。不難悉所有刊之。爲窀穸增光。奈蕭然琴鶴。外無餘物。清貧視家居如一。安所得梨棗資。爲先人著作費。不獲已。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。梓爲其廉於價省於工也。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。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。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。儼然自命爲儒者。乃於理蘊中。未知鉤索。內之不能爲一己立心。外之不知爲萬物立命。徒以雕蟲小技。弋取浮名。一旦紆青垂紫。茫然不問利濟經綸。從何措手。豈不爲儒林中一大罪人。爲天地間一大頑物。承祖不敏。素疏拓於世故。祇知澹泊自甘。凡所措置。一惟以天地祖宗鑒臨爲念務。炯炯然不昧此靈

序

一

083  
114  
2:660

明坦坦焉祛羞於衾影已焉。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。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鎔。均未敢自知。今以往。益自以弗肯堂。弗肯播。墜我家聲。慙焉滋懼云爾。孫男承祖敬識。

# 潛室劄記卷上

孔子天地也。朱子日月也。二程子闢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。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。非

亦何以燦然於天下萬世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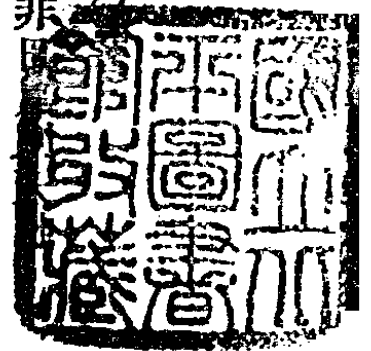
今之學道者。須自梁溪登考亭。自考亭登尼山。纔不差卻路徑。

仁義禮智之德。配乎元亨利貞。故曰天德。教養刑賞之道。根乎仁義禮智。故曰王道。

遠而言之。天下之事。何莫非一身之事也。須是件件處置停妥。纔了卻一身事情。奈權柄不到手。則亦莫如之何也。已矣。近而言之。一家之事。何莫非一身之事也。仔細檢點起來。大段不可人意。則亦莫如之何也。已矣。然而委之權柄。不到手可乎。

若立朝。須是要做直臣。若牧民。須是要做循吏。今居家居鄉。卻不會感動的。一人。雖日夜爲學。果何用。春秋於魯君見弑。只書公薨。箇中用意甚妙。胡傳可謂傳神。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。兩相參看。其意愈覺分明。而聖人氣象。亦從此見得。程子曰。學者不學聖人則已。欲學之。須熟玩聖人之氣象。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。然後推之。以及其餘。則幾矣。

學者須是小心。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。不著馳騫了些子。是謂小心。否則大。又須是大心。把天地萬物。都



匪歸在心裏。不著遮蔽了些子。是謂大心。否則小心。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。亦未有不大而能小者也。言欲謹。以不及人之過失爲第一義。不非其大夫。尤爲緊要。

視時心在目上。聽時心在耳上。言時心在口上。動時心在幾上。不視、不聽、不言、不動。心只在心上。如是則四者一一合禮。而無非幾之可乘矣。或曰：心爲主。而四者奉命焉。不亦可乎。曰：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。夫我則不能。

朱子曰：四子、六經之階梯也。近思錄、四子之階梯也。余極佩服此言。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：小學、近思錄之階梯也。善哉。此當與朱子之言並炳日星。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。

或曰：心如何只在心上。曰：須用書冊收攝他。或做文寫字亦好。若一意把捉。究竟無用。

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。而不及集註。非也。余謂朱子之功。當推集註爲第一。小學近思錄次之。綱目又次之。太極圖西銘註解。直與三大功鼎立。未易軒輊也。

天不崩。地不裂。人道不至滅絕者。六經四子之力也。惜也。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。若實能有六經四子。則小學近思錄綱目。一時並興。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。

人不知而不愠。未能也。以愠爲忿而懲之。久之。漸覺心曠。則不愠矣。不見是而無悶。未能也。以悶爲己而克之。久之。漸覺神怡。則無悶矣。

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。則子靜力詆無極。比諸老氏。可不謂過乎。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爲



萬世師。直配享孔廟。則陽明誣以支離。比諸楊墨。可不謂過乎。明於朱子之功。陸王之過。然後正閏異同之辨。可得而言矣。

涇陽先生曰。性卽理也。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爲性也。心卽理也。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爲心也。余請續以一言曰。天卽理也。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爲天也。

涇陽引南華經。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並稱。是何道理。甚哉言不可不慎也。

古之人雖卓爾自立。尙不肯輕以權許之。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爲權。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。抑又下矣。

一時行止。千秋榮辱。如之何其可忽也。曰。若是其重與。曰。殆有甚焉。聖狂之界。人禽之關也。

無欲之謂靜。無妄之謂誠。主一無適之謂敬。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。

周元公似顏子。請從純粹處學之。張明公似曾子。請從艱苦處學之。程純公似子思。請從精微處學之。程正公似孟子。請從嚴毅處學之。

純粹、和平、整齊、嚴肅、八字。一時不可忘卻。

許魯齋於小學一書。信之如神明。敬之如父母。余於近思錄亦然。

性者。志學之源頭也。源頭不了。當學從何處著力。故涇陽曰。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。學者。盡性之路頭也。路頭不真。正性從何處得力。故涇陽曰。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。

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。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。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。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。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。以其未嘗知性也。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。以其未嘗知學也。

地平天成萬世永賴。惟孔子足以當之。元公然乎哉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。惟孟子足以當之。文成然乎哉。規模有大小。識見有偏全。平心衡量當自得之。涇陽之言其過矣。

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。誠爲快舉。惟是二程不與焉。則非余之所敢知矣。此疏雖上。度不能行。以其別二程於周朱。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。

或曰。聖人之言。恐不可以淺近看他。正公曰。聖人之言。自有近處。自有遠處。自有淺近處。怎生強要鑿教深遠的。善哉言乎。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。不曰。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。閱周海門語錄云。突然說起。旨元機峻。待人領略。後來孟子之思。濂溪之尋。延平之觀。皆是如之何。如之何者。處。嗚呼。是非所謂近處強要鑿教深遠者耶。如此看書。孔孟之言。盡成懸幻。使後學茫無著眼處。其爲吾道之蠹。豈淺鮮哉。

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。其禦之。禦之。當如禦寇。共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。其防之。防之。當如防川。雖然。禦其外矣。而無以清其內。防其流矣。而無以杜其源。恐禦寇防川。亦徒勞罔功耳。

純公云。自舜發於畎畝之中。至孫叔敖舉於海。若要熟也。須從這裏過。予也險阻艱難。備嘗之矣。人之情。

僞。盡知之矣。可謂從這裏一過。而學不加進。德業無聞。熟與否。每引古鏡一照。殊覺面目難施。

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。過矣。明道之去孔子。及顏孟。千有餘歲也。而描寫其氣象。各各如畫。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。於元公。反覲面而失之乎。必不然矣。叔子之識。不減伯子。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。

念臺劉先生爲儒。醇乎其醇者也。考其語類。亦襲無善之說。所謂習矣而不察焉。非歟。高、願、馮、諸君子生平。同心一德。相與講明斯道。其於無善之說。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。豈其未之前聞耶。抑胸有成見。雖言猶在耳。而不之信耶。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。

讀太極圖。識性之原焉。讀西銘。識性之量焉。讀定性書。識性之體焉。讀顏子好學論。識性之所以復焉。讀敬齋箴。識性之所以養焉。自孔孟歿而聖學晦。上下千四百年。無見性者。是以無見道者。至五篇文字出。然後天之所以命人。與人之所以合天者。一一描出。而無復餘蘊。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。

渾身是性。刻刻要復他。滿目是易。件件要用他。不見易不可與言性。不見性不可與言易。故曰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天變不足畏。祖宗不足法。人言不足恤。此王介甫之政事也。真爲性命人。被惡名埋沒。一世不得出頭。亦無分毫掛帶。此王龍溪之道學也。上下二王。其有殊途同歸者耶。嗟乎介甫之政事。僅足以禍宋。龍溪之道學。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。言之不可不慎也。如是哉。

朱子之教學者曰。半日靜坐。半日讀書。景逸先生益之曰。靜坐以思所讀之書。讀書以考所思之要。余不揣。又益之曰。靜坐以思所讀之書。與禪學之寂滅異矣。庶幾日有所得。而不至於殆。讀書以考所思之要。

與俗學之記誦異矣。庶幾日有所得。而不至於罔。然則孔朱之教。豈有異指耶。陽明願學孔子者也。而力詆朱。吾不知之矣。

所謂學者。性焉而已矣。所謂性者。理焉而已矣。窮理以盡性。然後爲學。

釋氏以心爲性。老子以氣爲性。衆人以情爲性。皆得其偏。而失其全也。聖人則不然。以性盡心。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。以性養氣。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。以性攝情。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。欲爲儒宗者。宗朱而已矣。宗朱所以宗孔也。銳意宗孔。而不宗朱。非真能宗孔者也。

讀曲禮上下。而不能修身者。吾不謂之學禮也。讀周召二南。而不能齊家者。吾不謂之學詩也。讀堯舜二典。而不能治國者。吾不謂之學書也。

吾日三省吾身。心有妄想與否。言有妄發與否。事有妄做與否。

孔明、曾子、大賢也。孔明臥隆中。非三聘不出。旣而魚水投歡。鞠躬盡瘁。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。王業不偏安爲念。看他是何等胸次。曾子一生強勉。銖銖而積之。寸寸而累之。卒傳大學十義。以惠天下後世。原其得力處。要在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三句。看他是何等功夫。

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。而潛心聖道。喫盡多少辛苦。纔了悟到一貫處。有志聖學者。三道以學其容貌。辭氣、顏色。三省以學其謀人、交友、傳師。養志以學其事親。敬身以學其全。父母之遺體。直養自反之縮。以學其大勇。繩趨矩步。何多讓焉。

知愛知敬。自然之良知也。須以推廣爲致。知食知色。人欲之良知也。須以節檢爲致。良知同。而所以致之者異。不可不察也。

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也。以此爲良知是也。然而舜之父母。應何如愛。閔子之父母。應何如愛。申生、伯奇之父母。應何如愛。此四人者。良知非不同。而或爲聖人之孝。或爲賢人之孝。或不聖不賢。而殺身以賊孝。何也。及其長也。無不知敬其兄也。以此爲良知是也。然而周公之兄弟。應何如敬。司馬牛之兄弟。應何如敬。公子伋、公子壽之兄弟。應何如敬。此四人者。良知非不同。而或爲聖人之友。或爲賢人之友。或不聖不賢。而殺身以賊友。何也。舜與周公。皆明於庶物者也。閔子、司馬牛。則得聖賢爲師友。夙嫻格物之訓者也。若申生、伯奇、公子伋、公子壽。則無師無友而不學。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。假使四人者。與閔子、司馬牛。同門。豈至身陷大惡也哉。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。

志孔明之所志。當從二表志去。學曾子之所學。當從十傳學來。

聖人教人。只說下學人事。而天理自在其中。二氏專言上達天理。而不及人事。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。

聖賢之書。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。而天下後世。讀聖賢書者。只取以資其筆舌。與身心全無干涉。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。

四書者。吾人之布帛粟菽。不可一日無者也。使非考亭爲之註。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。雖然。考亭註

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。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。遵之訓詁而爲文。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。然則四書之行於世爲古今第一要典。亦徒以其名焉。云爾。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。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。我未之見也。

自古言治道者。莫備於書。竊意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兩言其源本也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兩言其樞要也。明乎四言而力行之。其於治道也何有。

敬之一字。千古傳心之要典也。其說詳於書而著於禮。余謂易與詩亦然。何也。乾之九三曰。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此。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。進而求焉。敬以直內。敬慎不敗。皆此義也。雅之文曰。維此文王。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此三百篇之綱領也。進而求焉。敬之敬之。於緝熙敬止。皆此義也。若曰。詳於書禮而略於易詩。當不其然。

君子亦未嘗無利心。但名節念重。是以舍利而卽義。蓋所見分明。故所守牢固也。小人亦未嘗無義心。但身家念重。是以舍義而卽利。蓋所見含糊。而所守濡忍也。此言君子小人義利之心。

君子以道義爲性。而正其情。小人以貨利爲情。而傷其性。君子之心。不勝其小。而器量函蓋一世。小人之心。不勝其大。而志意拘守一膜。

君子時時戒慎。惟恐有拂於天理。小人事事張皇。惟恐有拂於人欲。

在人身上。都有一箇太極。聖人全焉。賢人勉焉。若愚者。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。

朱子曰。太極圖。一圈便是一畫。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。竊意伏羲一畫。原是直的。直則無回曲。古若今萬物萬事。都貫徹的去。未有遺乎其外者也。撒開了教長一畫。便是圓的。圓則無賸漏。古若今萬物萬事。都包括的去。未有遺乎其內者也。直的也是這一畫。圓的也是這一畫。非有兩畫也。

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。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。不卽不離之間。太極在焉。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。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。冥心而會之。反身而求之。躍躍參前矣。

只是一箇太極。上極於天。下極於地。中極於人。無之而不在也。晝夜存養。晝夜省察。但使此心無時不在。腔子裏。則心爲太極之心。但使此身無處不在。天理上。則身爲太極之身。身心渾然一太極。真與天地合德矣。

論學便是要明理。格物之謂也。論治便須識體。修身之謂也。格物者。以知心知性爲先務。心卽理也。性卽理也。明乎心性。而後可以言明理也。修身者。以動容貌。出辭氣。正顏色。爲要圖。暴慢鄙倍遠而信近。出身加民者。有其本矣。治道所由立。治法所由施也。

陽明師弟動云。顏子沒而聖學亡。夫顏子沒。而聖人之學在曾子。曾子沒。而聖人之學在子思。子思沒。而聖人之學在孟子。胡爲其亡也。

文公說書。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。爲主。卽偶有不合聖人之旨處。卻無不合聖人之理處。文成及慈湖。龍溪。諸公。往往不得聖人之理。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。

存心謹言之道。一言以蔽之曰。定其心而後語。

孔孟之道。至程朱而明。程朱之道。至文成而晦。學者有志斯道。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。而後得其所以明孔孟者。不然含糊兩可。終無入處。

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。告顏子。此虞庭十六字嫡傳也。克己者。克去其人心也。復禮者。復還其道心也。人心克而道心復。則無不精無不一也。惟精惟一。是仁者純粹不雜。貞固不貳之本體也。允執厥中。執此而已矣。

或曰。聖人不輕言心。惟自敍其所學。曰從心。嘉顏子之不違仁。曰其心。此外無聞焉。曰聖人不輕言心。善觀聖人之言者。所言無非心也。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。言忠信以心言也。行篤敬以心行也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見其心於前也。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。見其心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州里蠻貊莫不見吾心也。若夫言不忠信。則違其心而言矣。行不篤敬。則肆其心而行矣。聖人不輕言心。而所言無非心。善觀者。盍觸類通之。

只見自家不是。不見他人不是。君子也。只見他人不是。不見自家不是。小人也。

嘗試反之一己。心者。身之天也。身者。心之地也。心載身。身載心。一己之天地也。心正而身修。一己之天地位也。五臟六腑四肢百骸。一己之萬物也。內而七情各當其則。外而九竅各舉其職。一己之萬物育也。嘗試近觀一家。有嚴君焉。有慈母焉。一家之天地也。膝下承歡。父母其順。一家之天地位也。自兄弟妻子。奴



婢以及堂室、田園、禽獸、花木、諸般器用之類。一家之萬物也。一切借之大道，莫不有以盡其性，協其情。而時措咸宜。一家之萬物育也。我輩有志聖賢之道，正從此處見得。若曰：位天地育萬物，非吾事也。豈其然。豈其然。

日知其所亡，格物也。月無忘其所能，物格也。可謂好學也已。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。格物者，多學而識，物格者，一以貫之。

天地正氣，大率爲利名二字壞盡。反躬內省，果此一無繫累，纔是真丈夫。

以心發言，言斯不妄矣。以言印心，心斯不放矣。二者交攝互益，易謂忠信以進德，修辭立誠以居業。者俱於斯焉得之矣。

張子曰：學至不尤人，學之至也。薛子曰：學至不責人，則其德進矣。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，不責人又何尤人之有。文清之言，原本橫渠。吾輩讀之，竊以自愧，又竊以自勉也。

子謂顏淵曰：惟我與爾有是夫。又曰：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。遜世無悶，不見是而無悶，胸中饒有自得處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非甘心枯寂一流也。

吾心時時要整齊，不敢些子怠慢，這便是禮。吾心時時要和平，不敢些子躁戾，這便是樂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。與哉。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。

吳康齋曰：心是活物，涵養不熟，不免搖動。這時時安頓在書上，庶不爲外物所勝。梁溪先生曰：安頓二字。

大有害。儒者不做性，由此信然哉。蓋安頓工夫，於本體自然處，尙隔一層。是以梁溪云云。然在初學者，似亦無妨。先生不云乎：初入之心，妄念膠結，若不安頓，如何使會渾合，或勉強而行之，須索如此。孔顏之樂有二種：胸中無物則樂，胸中有得則樂。惟無物而後能有得，惟有得而後能無物。二者相因而其爲受用也，則一而已矣。

秦州輩厭薄聞見，至謂六經亦可廢，何異於舍布帛而求其煖，舍菽粟而求其飽乎。其不至於凍餒而殞命者，幾希。知仁勇三達德，缺一不可也。人而不知，是非當前，一切判斷不開，這是混帳。人而不仁，私欲滿腔，視同體如胡越，定要刻薄起來。人而不勇，終日委靡，沒箇希聖希賢的志氣，如何會長進。大都這三德，原是天與我的，少了一件，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。豈不是德之賊，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箇人。

博我以文，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。以言乎遠，則不禦也。約我以禮，從性之凝固處誘之也。以言乎邇，則靜而正也。此孔子所以教，而顏子所以學也。

天下之治也，理教昌明，爲君子者在上位，爲小人者在下位。小人恥其下，而以功名矢志，亦將勉力爲君子。天下之亂也，理教晦昧，爲小人者在上位，爲君子者在下位。君子恥其下，而以富貴動心，亦將失身爲小人。

君子之富貴，所以崇廣德業也。故孜孜焉進修而不足，小人之富貴，所以跨躍閭里也。故盈盈焉溫飽而有餘。

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。故六經虛其一而稱五。此六經一大缺典也。雖然有四子之書在。粹然自成一家。合而成六。誰曰不宜。後儒又從而附益之。至有十三經。於是乎加多矣。竊意孝經而外。若左氏。若公羊。若穀梁。若爾雅。恐俱不得以經名也。甚至二氏之書。紛見迭出。儼然以經自居。其爲僭竊也甚矣。惟名與器。不可以假人。朝廷之名器且然。而況於聖賢之名器乎。聲其僭竊。一舉而改正之。伊誰之任。與文清先生曰。大聖人作。予將有厚望焉。

論人於戰國。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焉。仲連之辭富貴甘貧賤也。曰輕世肆志。此四字者。如何當的他起。假使權柄到手。恐誤天下蒼生矣。嗚呼。不知學之弊至此哉。

朱子立主敬三法。高子從而先後之。上蔡常惺惺。和靖其心收斂。不容一物。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入門。整齊嚴肅。從衣冠瞻視上見得。功夫似在外面。而其實則本之於心也。何也。整者。此心無敢散亂也。齊者。此心無敢參差也。尊者。此心無敢寬放也。肅者。此心無敢怠慢也。分之則四。合之則一而已矣。所謂敬也。上蔡之惺惺。和靖之收斂。一以貫之矣。

吾於高子遺書。尊之如天地。親之如父母。敬之如神明。吾師乎。吾師乎。由孔子而來。見而知之者。得四人焉。顏、曾、思、孟。是也。聞而知之者。得五人焉。周、程、張、朱。是也。以聞知上。邈見知。使孔子之道。燦然復明於世者。於今又得高子其人。故予嘗有語云。早歲服膺惟庭訓。晚年北面在梁溪。蓋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。老子陰符經。從未睹全書。只於薛子讀書錄中。得其一二。薛子述程子之言曰。老子甚雜。如陰符經卻不

雜及閱之雜甚。且多怪誕不經之語。如以仁義禮智信爲五賊。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。是何話說。薛子錄之。殊不可曉。

孔子以四勿教顏子。而老子言三勿。曰耳、目、口。天下之三要也。此其言之近理者。惟是少卻一物。所動一差。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於理矣。烏所語於克己之功乎。

許魯齋曰。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。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。此言是身心良劑。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。

薛子曰。一念之欲不能制。而禍流於滔天。余曰。一時之怒不能制。而禍流於滔天。

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。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。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。故見瑜而不見瑕。畢竟是格物未到至極處。

人心惟危。則道心惟安矣。道心惟微。則人心惟顯矣。顯者省察而自克之。安者優游而自得之。則人心皆道心。渾然爲一無所分別矣。

文清先生曰。大舜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沛然莫之能禦也。是卽感而通天下之故也。予謂與木石居。與鹿豕遊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。幾希。豈非爲寂然不動。傳神乎。合孟子一節。恰好是繫辭兩句之義。

養氣者。自無暴其氣始。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。而後可言無暴何也。喜怒哀樂。氣之驗也。言語輕浮。淺露無涵蓄。躁率急遽。無倫序。皆所以暴其氣也。養氣者。須沈潛和緩始得。

文清先生曰。忠臣事君。視天下猶一家。非爲身謀也。余謂不特事君爲然。雖隱居鄉里。視天下猶一身。非

爲家謀也。又曰：聖賢之言皆平易，知後儒有作禪語，以見於文辭者，雖曰明理，失平易之意矣。余謂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，便是理不明，豈特失平易之意哉？

漢末諸賢，天資甚高，極力砥躬礪行，但於道學一路，未有理會處，故不免淪胥以亡，惜哉！若使得程朱爲師友，或免於難，其所以進德修業者，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。

梁溪之於河津，猶顏子之於曾子也。

梁溪先生課程，每夜臥不解衣，乍醒卽起，余未能也。解衣而臥，纔醒，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，或思索義理，有所得，卽於次日記之，覺得此心在腔子裏，但不能常耳。

薛文清先生讀書錄，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，纔是聖門格物功夫，卓絕諸儒，孰得而加諸。

一念不妄起，一言不妄發，一事不妄做，一人不妄與，書此甫畢，閱讀書錄，文清先生語云：一言不可妄發，一事不可妄動，與予中間二句全合，此心之同然如此哉。

楊龜山曰：人性上不容添一物，余謂人性上不容減一物，仁義禮智天理也，富貴功名人欲也，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之念參之，天理流爲人欲，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，人欲轉爲天理。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，念頭纔動，便須查考，某是善，卽引伸之，使日長，某是惡，卽遏絕之，使日消，所謂知幾之學也。

書曰：無教逸欲有邦，余引伸之曰：無教逸欲有家，無教逸欲有身。

無輕日用惟難。無安屋漏惟危。

人皆知奉承此身。而不知奉承此心。如宮室之美。妻妾之奉。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。皆所以奉承此身也。目不敢妄視。耳不敢妄聽。手足不敢妄持行。懷懷焉如對上帝。如臨師保。皆所以奉承此心也。奉承此心者。無不至。則不宮室而美。不妻妾而歡。不膏粱而腴。不文繡而華。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。凡所以奉承此身者。無不至矣。

人之吉與凶。徵諸言。躁其言。人未有能吉者也。言之訥與否。徵諸氣。暴其氣。言未有能訥者也。

文清曰。性也者。其小學之樞紐也。與。余謂性也者。其大學之樞紐也。與。豈特大學然哉。自論語。中庸。孟子。以遍觀六經而盡識。皆此物。此志也。

文清曰。頑不仁也。有以訂之。則仁矣。西銘一篇。皆勉人爲仁之意。余曰。愚不知也。有以砭之。則知矣。東銘一篇。皆勉人爲知之意。

文清曰。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。嘗試反躬而求之。一動一靜。一語一默。一寤一寐。其對待之易乎。所謂交易爲體也。動而靜。靜而動。語而默。默而語。寤而寐。寐而寤。循環無端。其流行之易乎。所謂變易爲用也。動靜必以禮。語默必以義。寤寐必以敬。則太極之理。真實在我。而渾身於是乎見易矣。允執厥中一言。萬世心學之宗。亦萬世經學之宗也。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。書只是要政事得中。詩只是要性情得中。禮只是要名分得中。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。中之一字。便該盡五經大義矣。

永樂二年。饒州處士朱友季。詣闕獻所著書。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。上覽而怒曰。此儒之賊也。特遣行人。押友季還饒州。令有司聲罪杖遣。悉焚其所著書。曰。毋誤後人。息邪說。放淫辭。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。有功吾道大矣。爾公張氏。獨微示不滿之意。且倦倦焉惜其書之無存也。意者欲自爲地乎。閱其四書大全辨。恐亦有拾友季餘唾處。

秦焚詩書。學問一道掃地矣。繼以漢高嫚罵。故開國之初。知學者絕少。歷文景間。文學之士。始稍稍出。賈誼之文。博大昌明。而或失則浮。鼂錯之文。典雅精練。而或失則刻。以言乎知道均未也。至董子出。然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。纔說性。纔說命。是吾道一大開山也。故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是董子之學。度越諸子處。諸不在六藝之科。孔子之術者。咸絕其道。勿使並進。是董子之教。度越諸子處。由周迄宋。可與適道者。得三人焉。文清推昌黎。文成推河汾。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爲聖人。昌黎以墨翟。滅孫辰。與孔孟並稱。要之醇正不雜。俱遜廣川一席也。

君子修之吉。蔽以戒慎恐懼四字。說的恁地嚴重。小人悖之凶。蔽以放僻邪侈四字。說的恁地醜惡。似乎霄壤懸殊矣。豈知一不戒慎恐懼。便做到放僻邪侈。要免放僻邪侈。須是戒慎恐懼。出此入彼。中間更無站立處。避凶趨吉者。慎之哉。

今人講天文。都在躔度上推算。余謂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這便是孔子的天文。今人講地理。都在疆域上查考。余謂地勢坤。君子以厚德載物。這便是孔子的地理。把兩大象實體到身上來。卽以贊天地之

化育可也。區區識緯陰陽之術云乎哉。

二氏專言空。吾儒亦豈諱言空。但吾儒所空者欲也。二氏所空者理也。空其欲則人欲淨盡。而天理盎然現前。性命皆歸實地。空其理則枯槁寂滅。生意索然。空而頑矣。然則天理流行。活潑潑。如何可空。晝間功夫。在言語上查考。言語不慎密。吾心未有能存者也。夜間功夫。在夢寐上查考。夢寐不真正。吾心未有能存者也。晝夜孜孜。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。然心不是懸空守的。須要時時讀書。纔得翕聚。書又不是草率讀的。須要時時靜坐。纔得沈潛。靜坐以讀書。讀書以存心。心存而晝間言語自然慎密。夜間夢寐自然真正矣。

梁溪先生言功夫。以擇執二字盡之。曰。無一毫撓和之爲擇。無一毫滲漏之爲執。予今日惟時時刻刻。覺其撓和滲漏而已。如此方是真功夫。愚謂從功夫覓本體。以心之虛靈二字盡之。無一物填塞之謂虛。無一物遮蔽之謂靈。予今日惟時時刻刻。覺其填塞遮蔽而已。不知何日可見本體也。

舍程朱經驗良方。而自製金針。自矜妙訣。律所謂違本方殺人者也。

梁溪先生曰。孔子之道。至程朱而闡明殆盡。學孔子而不由程朱。是入室而不由戶也。愚謂程朱之道。至高子而闡明殆盡。學程朱而不由高子。是入室而不由戶也。

梁溪於端文爲後生。觀其答格物諸書。直舒胸臆。罄所欲言。端文亦欣然受之。不少芥蒂。如此。正見兩公高明光大處。我輩相與。若無這段意思。便不成朋友。併不成學問。



儒者言無物。又言有物何也。無物之物。指人欲言也。梁溪曰。所謂人欲。亦豈獨聲色勢利。只服食器用。纔有牽戀處。皆是也。須是克己閑邪。打掃的潔潔淨淨。然後本色豁露。無少污染。故曰無物。有物之物。指天理言也。白沙曰。靜中養出個端倪。方有商量處。端倪者。躍然於方寸。瞭然於日用。不言而喻者也。須是存心養氣。發見的活活潑潑。然後本性凝成。無少滲漏。故曰有物。惟無物所以能有物。惟有物所以能無物。蓋合一而交資也。

性之一字。彷彿似有所見。尙未是真頭面。惟時時靜坐讀書。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。

易有太極。心有太極。不見吾心之太極。則無以見易也。

尋常思維。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。則陰陽動靜。必有與時咸宜者矣。梁溪先生卻不然。其言曰。吾輩學問。以藐爾六尺。爲太極作箇骨子。則陰陽動靜。又不足言也。余所言。是後天而奉天時。先生所言。直是先天而天弗違。看他何等眼界。何等願力。

梁溪先生曰。惡念易除。雜念難除。今試內省此心。易除者。果是除了。難除者。畢竟未之除也。

梁溪述少墟之言曰。內存戒慎恐懼。外守規矩準繩。二語當終身行之。余謂內存戒慎恐懼。便是敬。以直內。外守規矩準繩。便是義。以方外。終身行同人之言也。與哉。終身行坤之六二也。

君子守身之道三。一曰。言語不苟。一曰。取與不苟。一曰。出處不苟。

晝之所讀。夜必思之。夜之所得。晝必書之。晝不讀。則夜無所思。夜不思。則晝無所書。無所思。則正念弛。而

私欲生矣。無所書。則正功廢而宴安成矣。私欲生於內。宴安成於外。則身心日污壞。而性命日淪喪。此豈等閑事。而可不惕然深省乎。

心也者。一身之主宰也。故從來稱心者。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骸。皆一心之服役也。有臣道焉。心牽於物。則紛亂雜擾。不能爲官骸之主宰。而心爲昏君。五官百骸。各牽於物。則陷溺汨沒。不肯爲心之服役。而五官百骸。皆叛臣矣。外以察吾君臣大義。何存何亡。不可逃也。吾惟日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。內以察吾君臣至理。惟微惟危。不可忽也。吾惟日盡吾性命之所當爲者而已。

回想向來病痛。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。人之田原不要芸。我強要芸之。究竟無下手處。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已之田。荒蕪甚矣。自茲以往。務要把那根莠荆棘。一切斬除了。將一片田地。修治的潔潔淨淨。布以嘉種。朝夕灌溉滋培。生生不已。萬寶告成。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。

讀書非佔畢。求復吾性焉耳。靜坐非禪定。求見吾性焉爾。性何以復。由失而得也。性何以見。由昧而明也。失而得。昧而明。則氣質變化。而天地之性。盎然現前矣。

梁溪先生曰。世局如此。正是玉成。不可不知也。信然哉。然非曰。知其玉成而遂已也。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。以隻身挺然擔荷其間。萬萬莫要失了腳。萬萬莫要脫了肩。好好的交與那箇人。方不負彼蒼玉成之意。

文清曰。愛流爲淫。溺仁之過也。余則曰。不仁之過也。蓋淫溺之愛。全是一團私心了。如何說得仁。

以係戀之私恩。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。余曰未然。既曰道矣。豈有係戀。亦豈有私恩乎。

治天下者在得人。固矣。余謂治身心亦然。學者屏棄外物。孜孜然用其力於身。若心也。非得良朋好友。切磋之。有日損無日益矣。無已。姑借憎疾之人。誹謗之口。以自勵可乎。畏其人。察其言。反觀內省。務求改過。以自新。彼憎疾而誹謗之者。何必非良朋好友也。

於人也。無問貴賤。於事也。無問大小。於地也。無問明暗。於時也。無問久暫。皆當提醒此心。而不敢萌怠慢之意。久之自有得處。

心誠、色溫、氣和、辭婉。此八字者。不可頃刻忘也。

壽親一舉。而四方垂存。自公卿以至布衣。未識面而來者。指不勝屈也。余不肖。何德以堪之哉。圖報無能。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。

敬以直內。心乎道也。義以方外。身乎道也。心乎道。道凝其心也。身乎道。道淑其身也。內凝其心。而身益淑。外淑其身。而心益凝。此之謂內外交相養者也。

心以不動爲主者也。而反曰動心。蓋震動其心。使之有所警惕。而不敢卽安。庶可不淪於冥頑也。性以不忍爲主者也。而反曰忍性。蓋堅忍其性。使之有所創艾。而罔敢或易。庶可不囿於氣質也。故孟子曰。增益其所不能。薛子曰。則日新矣。然則動心者。正所以不動其心也。忍性者。正所以不忍其性也。

每日外考吾所言。字字句句。務期核實而後已。實矣。若未能有行焉。雖實言亦虛也。每日內省吾所知。事

事物務期認真而後已。真矣。若未能有行焉。雖真知亦假也。虛者實之。假者真之。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。

我行其野。適當立冬前二日。利於是終。貞於是始矣。仰觀俯察。滿目皆肅殺景象。使人愴然。然天地一團生意。卻都收藏在裏面。翕聚者。正其發散者也。專一者。正其直遂者也。因而內省吾心。翕聚乎否也。專一乎否也。不翕聚。不專一。吾心一團生意。與天地懸隔矣。天道方以利終。而吾心無所謂義。天道方以貞始。而吾心無所謂知。天命之性安在此。不可以不勉也。

梁溪先生曰。財色二字。一落脚便是禽獸。讀之悚然危懼。又曰。聖門之學。主於求仁。人心常收斂。則常仁矣。只此二句。道盡吾輩本體功夫。學者要覓本體。須從此覓。要做功夫。須從此做。

陳惕龍先生曰。一生三事。一事收心。一事慎行。一事守口。一日三分。一分應物。一分靜坐。一分讀書。只此一聯。說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。此外若添一件。便覺重複。此中若減一件。便覺欠缺。無添也。無減也。遠而言之。終身畢世。少他不得。近而言之。一時一刻。少他不得。包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每當臨臥時。撫心自問曰。刁包。汝今年五十有八矣。德還不加進。業還不加修。將來作何結果。無乃甘心禽獸矣乎。今日話是如何說。心是如何求。書是如何讀。事是如何應付。逐件查考起來。若一件不着實去。做。仰使愧天。俯使忤人。次早清晨。在我先府君。先梁溪夫子前。叩頭服罪。務求改過自新。

漢高祖貴爲天子。過趙一箕踞。遂來貫高之謀。幾至殺身亡天下。而況自天子以下者。可不敬與。然則希

賢希聖是此敬。保身保家亦是此敬。

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。言格物自孔門始。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。而於二字曾未著解。嗣是而後千四百十。茫然不知格物爲何事。故雖有絕世文章。絕世德業。而律以聖人之學。槩乎其未有聞也。至程朱出。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。或詳爲訓詁。或發爲論議。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。雖聖人復起。豈能易其言哉。又三百餘年。姚江學興。直以爲善去惡四字。了卻此案。而格物之學晦矣。入手一差。便難得手。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。首以表章格物爲學。微辭與義。如日中天。卽謂程朱復生可也。卽謂孔孟復生可也。噫。吾無間然矣。

無物不有。以性之充塞者言也。無時不然。以性之流行者言也。隨時隨物。莫不有以見吾性焉。斯真能格物者也。

書曰。小人怨汝詈汝。則皇自敬德。厥愆曰朕之愆。允若茲。不啻不敢含怒。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勉者。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。故再記於此。

孔子於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。程朱釋格物曰窮理。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。故確不可易也。博而言之。萬物有萬物之理。約而言之。一物有一物之理。無鉅細。無精粗。皆有理。則皆在所當格也。心卽理也。故格物者格心。性卽理也。故格物者格性。天卽理也。故格物者格天。心也。性也。天也。分言之則三。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。推而極之。上下古今。何莫非此物。則何莫非此理也。故格物者一以貫之。

學聖人者。巧力二字。缺一不可。然必以孔子爲標的。若陽明之力。詎曰非孔子之力。但其教人處。則未免省力耳。自古無見成聖人。聖人無見成說話。如何要省力。陽明之巧。詎曰非孔子之巧。但其教人處。則未免傷巧耳。大匠必有規矩。羿射必有彀率。如何可傷巧。

溫公大賢也。生平不甚滿孟子。陽明大儒也。生平不甚滿朱子。二者病則一般。爲人作應付文字。須要滿心奉承他。不是修辭立誠。不是忠信進德。是亦招損一端也。

使汲長孺遊孔子之門。當是子路一流。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。當自曾點一流。

梁溪先生曰。如某人見他極好。與人言之亦相入。但考之躬行。便內外不合。以是知虛見無益。余讀之爽然自失曰。先生其爲我發蒙乎。夙昔反觀。似有見地。且於先生之言。無不入者。試考躬行內外合一否。奈何安於虛見。不勉勉於實地也。言念及此。無地可容矣。

偶然做的一事。原爲義助起。旣而熟思之。卻是大不義所在。名則利人。實則害己。急急回頭。庶無大悔。日來反觀內省。口內依舊說長道短。讀書依舊操三歇五。應事依舊隨行逐隊。大不長進。急向我父師前叩頭謝罪。萬勿因循。甘此下流也。

先儒云。父母震怒。聲色異常。人子祇栗危懼。思所以平格。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。此語原以喻天變。欲人修德正事。反災爲祥也。然謹書屋漏。固可作事親良箴矣。

孔子從心不踰矩之學。只憑一志字做去。故曰發憤忘食。正見其矢志處。曰樂以忘憂。正見其適志處。曰

不知老之將至。正見其貞志處。及門中惟以不惰許顏子。三月不違仁。其志立也。其餘或日至或月至。則所志有間斷矣。

孟子持志。陽明責志。正是頂門一針。後來人或爲物欲牽引。或爲科名汨沒。惜哉。

朱子五歲讀孝經。便書八字於其上。曰。若不如此。便不成人。看他是何等志願。

周子說希賢希聖。直說到希天處。莫高於天。故莫高於周子之志。

高子曰。人只有一箇念頭。最可畏。卽所謂獨也。又曰。精察天理。令這念頭。只在兢業中行。卽所謂慎獨也。又曰。久之純熟。此箇念頭。都是天理。卽所謂矩也。雖七十方到此地位。其實吾輩纔志學。便奉此以周旋矣。但從心所欲。則究竟未可幾及耳。故曰。吾輩安敢說大話也。

高子曰。所謂收回放心者。纔覺便已。更別無收說的。恁地見成。學者服膺此語。省卻多少氣力。天之心。不可見。於其生物有常見之。人心常提醒。使生理油然而惡可已。則吾之心。渾是仁。而心之仁。渾是天矣。

高子問答書兩卷。上卷大段言理學。粹然吾性吾命至寶。下卷大段言政事。藹然吾君吾民良劑。至哉言乎。不作一時套語。不作一情面語。不作一假借語。直欲使天下學者。盡躋聖賢之域。天下民生。盡享康阜之樂。而後已。自有書來以來。若先生其弗可及也已。

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此孔門教學定本也。孟子而後。千四百年。一切從事於詞章訓詁之學。只浮慕得博

我以文半截。至約我以禮。便茫然矣。有宋周程、張朱、五夫子出。然後推其博文之誘。而一意窮理。推其約禮之誘。而一意居敬。舉孔門所謂循循善誘之定本。而著明之。殆無餘蘊矣。又四百年。姚江良知。直接江西頓悟。只堅守得約我以禮半截語。及博我以文。便以爲影響。以爲支離。厭棄而不屑道矣。幸高子崛起梁溪。以五夫子之窮理。爲孔門之博文。以五夫子之居敬。爲孔門之約禮。舉濂洛關閩。所謂服膺孔門之定本。表章而著明之。又豈有餘蘊乎。夫人而無志於聖賢之道也。則已。夫人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。斷斷乎當從高子入。

不讀高子遺書。真是虛過一生。

高子曰。吾生平不以三公爲榮。而以潔淨二字爲願。然願學先生者。學先生之所願而已。先生願潔淨二字。豈非合身與心而爲言乎。心掛一絲。則其心不潔不淨矣。身染一塵。則其身不潔不淨。一絲不掛。一塵不染。所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者。舉在吾身心中矣。夫然後可與言潔淨矣。卽潔淨卽精微。內觀吾心。一易之祕藏也。外觀吾身。一易之流行也。心也。身也。易也。一而已。此之謂真學易。此之謂真學高子。

高子曰。莫輕視此身。三才在此六尺。莫輕視此生。千古在此一日。反復此言。便覺有壁立萬仞氣象。然非曰。諷咏其言而遂已。嘗試進而求之。三才在此六尺。此六尺者。豈不巍然與天地同體乎。今夫天終日生地。終日成。吾於其中。生成若何矣。今夫天地之生成在兩間。而吾之生成在一心。心有所放。失則不生。心有所缺。欠則不成。不生不成。則此心頑空矣。吾惟孜孜求易簡於乾知坤能。強而不息。然後可與言生矣。



厚而能載。然後可與言成矣。生生成成。卽六尺卽三才也。千古在此一日。此一日者。豈不悠然與古今同運乎。前而古。終日往。後而今。終日來。吾於其中。往來若何矣。今夫古今之往來。在二氣。而吾心之往來。在一心。心有所繫縛。則不往。心有所障礙。則不來。不往不來。則此心間斷矣。吾惟日孜孜。求符節於先聖後聖。考而不謬。然後可與言往矣。俟而不惑。然後可與言來矣。往往來來。卽一日卽千古也。

仁者人也。人者心也。天下未有離心之仁。則未有離仁之心。故高子曰。心本仁。如目本明。耳本聰。目本明。而失其明焉。則瞽。不可以爲目也。已耳本聰。而失其聰焉。則聵。不可以爲聰也。已。心本仁而失其仁。則目雖明。而心已瞽矣。耳雖聰。而心已聵矣。聵瞽之心。尙可以爲心乎哉。不可以爲心。尙可以爲人乎哉。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。則已憐之。而人亦共憐之。至於亡心。視亡耳亡目何如。乃已旣曠然。人亦相視爲固然。其失輕重也。抑甚矣。

程子曰。人只爲此形體。便隔一層。除卻形體。渾是天也。此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以言乎形體之無所障礙也。無所障礙。則人體卽天體矣。愚曰。人正爲此形體。與天不隔一層。踐卻形體。渾是天也。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說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以言乎形體之無所虧欠也。無所虧欠。則人體卽天體矣。內省吾身。耳目形也。其能明能聰。則耳目之性也。吾惟盡吾聰明之性。而耳目之形踐矣。手足形也。其能恭能重。則手足之性也。吾惟盡吾恭重之性。而手足之形踐矣。外省吾身。父子形也。其有親則父子之性也。吾惟盡吾親之性。而父子之形踐矣。君臣形也。其有義則君臣之性也。吾惟盡吾義

之性。而君臣之形踐矣。兄弟、朋友、夫婦、形也。其有序、有信、有別。則兄弟、朋友、夫婦、之性也。吾惟盡吾序、別、信、之性。而兄弟、朋友、夫婦、之形踐矣。踐其形。然後可與言性也。盡其性。然後可與言形也。天命之謂性。賦性之謂形。踐形之謂人。

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也。則無一物而非太極。形形色色盈降而是也。天地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也。則無一事而非太極。巨細盈降而是也。天地間無一時而非陰陽也。則無一時而非太極。往來來盈降而是也。此處放過。便是行不著。習不察。物自物。事自事。時自時。與吾無與也。此處果識得。無一物而非太極。無一物而非心也。無一物而非心。而心有一物。濡染則非太極矣。無一事而非心。而心有一事。繫戀則非太極矣。無一時而非心也。無一時而非心。而心有一時。間斷則非太極矣。無濡染。無繫戀。無間斷之謂心。無濡染。無繫戀。無間斷之謂心之太極。無濡染。無繫戀。無間斷之謂太極之無極。吾儒只說太極。太極便無極。故孔子專言之。而周子統言之。非有二也。若二氏只說無極。卻遺了太極。是以談元說妙。都在靜裏尋覓。至於動中紛至雜投。未免厭煩。遂思屏絕事物。不知事物如何屏絕得。惟有一一還他太極本色而已。

一日五件事。曰事母。曰課兒。曰著書。曰謹言。曰省場圃。五件事。都合併一字上去。曰敬。

古今道理。都在圖書裏面。故薛文清公曰。四書不可一日不讀。四書道理。都在集註裏面。故愚又曰。集註不可一日不讀。讀集註。所以讀四書也。於集註無所得。而漫言四書。說夢也。於四書無所得。而漫言古今。

道理說夢也。

孔子於伯夷曰。古之賢人也。而孟子則以爲聖之清。於柳下惠曰。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。而孟子則以爲聖之和。周子於伊尹曰。大賢也。而孟子則以爲聖之任。豈一人之身。可賢可聖。固若是懸殊耶。非也。賢希聖者也。賢而以大名。則幾幾乎聖矣。是故顏、曾、思、孟。俱稱大賢。及其從祀孔廟。一則曰宗聖。一則曰述聖。一則曰亞聖。儼然配孔子而迥異乎十賢。蓋皇帝王以降。聖人不世出。天縱孔子。出類拔萃。古今絕響矣。嗣此以往。或有媲美顏、曾、思、孟者。則天下第一流也。以余觀於周、程、張、朱。殆其人與。五子俱稱大賢。當以四子之例處之。此數百年曠典而未之舉也。愚嘗從而私擬之曰。周元公見聖。程純公悟聖。程正公修聖。張明公勉聖。朱文公會聖。以此言公諸天下萬世。使學道者。知宋五子。卽周四子。孔子而後。此九人者。其弗可幾及也已。

聖人著書。一言一藥。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譬藥之有補有瀉也。在人視脈色而用之。文成法專於瀉。而元氣轉虛。朱子補瀉兼施。爲藥中王道。若之何其廢之。文成學得之象山。朱子所熟聞深知。而不敢教。若曰。天下有高明者。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。必以敬修維持之。使持循規矩。猶得寡過。非知不及文成也。其慮深於文成也。而目之爲影響。比之於楊墨。其可乎哉。

堯舜以來。相傳之道。孔子開而孟子繼。非開則無以爲繼也。開之功大於繼。若夫顏子、曾子、子思。則同有功於繼。孔子以來。相傳之道。程子開而朱子繼。非繼則無以爲開也。繼之之功大於開。若夫周子、張子。

則同有功於開。

孔子之後，知言者孟子而已。孟子之後，知言者程朱而已。程朱之後，知言其誰哉？愚謂本乎程朱之言，以致其知者，知言也。背乎程朱之言，以侈其知者，非知言也。如此操券，豈有爽焉者乎？

檢點日用，有兩箇念頭不好。一則曰昏，昏不明也。不明不敬也。敬則不昏，雖愚必明矣。一曰怠，怠不強也。不強不敬也。敬則不怠，雖柔必強也。

心不存，則言不能無妄發。何謹之有？言不謹，則心不能無外馳。何存之有？存心謹言，向來作兩段工夫去做。由今驗之，只是一事，非有二也。

存心時，便以謹言爲心。謹言時，須是存其心而後言。兩者打成一片，久則心無妄作，而發言自然中節矣。天卽理也。此語最盡。嘗試考諸聖賢之言，天命之謂性，命此理也。上天之載，載此理也。顧諟天之明命，顧諟此理也。四時行焉，此理行之也。百物生焉，此理生之也。盡其心，知其性，所以知天也。知此理也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事此理也。樂天者，樂其理之所以然也。畏天者，畏其理之所當然也。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昭事此理也。不顯亦臨，奉此理也。無斃亦保，守此理也。日監在茲，不敢一刻昧此理也。我其夙夜畏天之威，不敢一刻慢此理也。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，罔或恣肆於理之中也。敬天之渝，無敢馳驅，罔或放逸於理之外也。昊天曰明，昊天曰旦，言此理之光昭也。及爾游衍，言此理之充塞也。理之時義大矣哉。舉目見理，舉目見天也。舉步見理，舉步見天也。

## 潛室劄記卷下

薛子曰。萬物本於天。萬事本於心。余謂天者。萬物之心也。萬物不得天以爲心。則不生。心者萬事之天也。萬事不得心以爲天。則不成。是故天與心。生育萬物之主宰。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。君子以天爲心。卽以心爲天。而造化之理。不出徑寸而得之矣。

以誠敬爲綱。時時提掇的來。以義利公私爲目。時時辨別的去。其庶乎。

晝夜思量。天之所以與我者。是甚麼。極力承當。莫要絲毫辜負他。纔好堂堂做箇人。

君子夙夜惕勵。似憂多於樂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。然天下事未有無因而幸獲者也。不歷深山。不探重淵。而欲羅異珍。恣奇玩。我知其難也。矧性命至寶乎。孔子云。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孔之憤。玆其所以爲孔之樂也。與人不堪其憂。顏子不改其樂。有意味而忘嗜慾。其所以爲顏之樂也。與。不憤不苦。悠悠蕩蕩。閑過了日月。而妄希受用。驕語快活。是飽食終日。其與禽獸何異。憤矣苦矣。更有一字訣在。其誠乎。子輿氏云。反身而誠。樂莫大焉。噫。盡之矣。

或欲入山。予曰。吾輩第一座名山。曾尋覓否。或曰未也。果安在。予曰。不在天之下。地之上。其在大學。知止一節乎。或曰。何謂也。予曰。定則移易不得。靜則紛擾不得。安則搖撼不得。慮則遮蔽不得。方寸耳。而天地萬物皆備焉。所得不旣多乎。好箇地面。儘堪棲息。好箇光景。儘堪把玩。從出父母胞胎來。目便會視。耳便

會聽。手便會持。足便會行。心便會思。那一件。那一時。不依靠他。後來成人長大。東奔西走。或在城市內熱鬧。或在廟堂靜處。把絕頂去處。輕輕斷送了一時。悔恨起來。憤勵起來。尋箇名師。取些好友。替我指點路徑。我便孜孜皇皇。窮日之力。須索要到這裏歇脚。自下以升高。自近以及遠。拿住安身立命真種子。雖在紛華靡麗場中。漠然無所與。其高尚有如斯。徹上徹下。再隔他不住。亙古亙今。再崩他不了。巖巖乎大觀也哉。吾子幸勿舍目前名勝。而貿貿迷途也。或曰。命之也。此山不在書本上。還在腔子裏。予曰。然。近有語云。心到靜處。是山林。正謂此也。

爲蓋世豪傑。易爲慊心聖賢。難。

不富不貴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不道不德。難乎質於古之人矣。吾將違心易志。俛仰於今之世乎。抑將砥躬勵行。黽勉乎古之人也。

智不足以周一身。力不足以謀一家。庸衆也。智僅足以周一身。力僅足以謀一家。庸衆也。然則求免於庸衆。果何道而可。大之濟天下。小之濟一邑。視乎分與量。用之利蒼生。舍之利鄉里。因乎勢與時。

居則曰。我若當某時。如何如何。我若當某事。如何如何。旁觀者不之許。則拂然怒矣。試放下未來。提起見在。何莫非吾時。何莫非吾事乎。千瘡百孔。茫無下手處。驕語亦奚以爲。積金不如積粟。積粟不如積德。

先儒教人。不知幾千萬言。請以兩言蔽之。順理行將去。從天分付來。此做人十字訣也。做文者不知幾千

萬言請以兩言蔽之。都是幾箇字。只要會安排。此做文十字訣也。俚而至約而盡。知言哉。做好人便是福。做不好人便是禍。幹好事便是吉。幹不好事便是凶。如此說來。纔無弊。若必逐人逐事。責報應。恐天道有不靈時。而人反莫之信矣。

開國無以加於周。而曰忠厚。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侯。而曰謹慎。嗚呼。傳道守身之道。不能復贊一辭矣。或問守己。曰不昧心。問接物。曰不負心。請益。曰讀書窮理而已矣。

魯論云。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余下一轉語云。古之學者爲人。今之學者爲己。

孟子云。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余下一轉語云。求放心之道無他。學問而已矣。獨對時。須被服莊敬。日強安肆。日儉二語。共對時。便理會語。不妄發四字。

書無難易。無多少。不讀則難。則多。讀則易。則少。或讀或不讀。則難則多。讀之又讀。則易則少。

吉凶決諸易。政事取諸書。性情陶諸詩。從違準諸禮。是非決諸春秋。

廉希憲孟子。勝趙普論語。胡廣中庸多矣。

左氏傳春秋。如隔靴搔癢。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。然其文嚴潔峻整。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。弗可廢也。

有經斯有傳。傳者傳也。發明經旨。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。然以口傳經。何若以身傳經。以口傳經。聖人之功臣也。以身傳經。聖人之孝子也。不踐厥孝。而思樹厥功。傳乎不也。不讀易而說道理。不讀春秋而談是

非直捕風捉影耳。

聞人之譽而喜，喜則驕溢生；聞人之毀而怒，怒則報復起。凡心俗氣，此內斷無人品。聞人之譽而愧，愧則自強；聞人之毀而懼，懼則自反。平心直道，就中都是功夫。

人以惡言加我，我爲弗聞也者，而置之，人非而我是也，豈曰人勝而我負乎？若反之，則平分其過矣。今有兩人於此，其一人焉，千金之資是擁，其一人焉，一節之長足錄，無不慕一節而羨千金，豈云有目者乎？

以言媚人，以貌媚人，以事媚人，以物媚人，以文章媚人，其媚一也。

嘗試反觀內省，做不好事固羞，做好事亦有時而羞；做不好事固怕，做好事亦有時而怕。羞做不好事，怕做不好事，是希聖賢的種子。這箇念頭，須扶助將來，羞做好事，怕做好事，是甘庸衆的源頭。這箇念頭，須掃除將去。

人之所喜我不喜，人之所怒我不怒，其庶矣乎？

以逢迎爲謙光，以躓直爲慢侮，以豪強爲義氣，以忍讓爲怯懦，以詐譎爲聰敏，以長厚爲糊塗，以雷同爲親愛，以慷慨爲矯激，世俗之見，大率然也。君子不可以無辨。

昔人云：亂臣賊子，只見君父有不是處，噫危哉！然則忠臣孝子，只見自己有不是處而已。由此推之，妻子之不我若也，宗族之不我德也，交遊之不我信也，鄉里之不我服也，婢妾戚獲之不我畏，不我懷也，是皆



無道而處此也。假令有道處此。爾爾乎。書曰。至誠感神。矧茲有苗。有苗可感。奚有於同體。奚有於同氣。故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。卽謂無不是人亦可。

漢武帝之父子。宋太宗之兄弟。宋仁宗之夫婦。讀史者到今有遺憾焉。揆厥所自。是誰之過與。趙呂二公。恐當與江充同科矣。

商周間。賴伯夷。叔齊。兩兄弟。點綴一番。戰國間。賴伍員。申包胥。兩朋友。點綴一番。不然。世界頑鈍寂寥。吾不欲觀之矣。

孔孟而後。周程而前。醇正不雜者。董子一人而已。韓昌黎。王河汾。不及也。

王汝止。夢裏擎天門頭傳道。狂悖殊甚。旣而遊陽明之門。斂圭角。就夷坦。養粹氣。和音咳。指顧俱足。令人意消。此與呂東萊少時。飲食不好。便敢打碎家事。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。卽渙然冰釋。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。

坡公光明磊落。問世人傑。只是不認得伊川。可惜可恨。

坡公爲疏。論王介甫。一見范公。祖禹疏曰。經世之文也。遂毀其稿。而連名以進。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略同。儒者盛稱子厚大勇。而不及子瞻何與。

君驕臣諂。壞社稷。富貴驕。貧賤諂。壞風俗。治天下者。必去此二驕二諂。

臥龍子云。親君子。遠小人。此先漢所以興隆也。親小人。遠君子。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至哉言乎。獨有國之

明訓也哉。我輩做人亦然。

蘇長公云。孔明出師二表。可與伊訓說命。相爲表裏。余謂賂竇王討武氏一檄。又可與出師二表。相爲表裏。蓋武氏貫天達地之惡。舉世莫可誰何。得此口誅筆伐。差堪吐氣。而成敗論人者。至以叛逆目之。冤矣。王莽有子秦檜無兒。

神武莫如操。謙恭莫如莽。機智莫如檜。試與較榮華。絜富貴。豈有加於三子者乎。而惡聲穢德。直與天地無極。雖三尺童子。知羞之。然則三子認錯念頭。行差路徑。九泉之下。當亦自悔其愚且拙也。

漢高祖譎而不正。宋藝祖正而不譎。

鼂錯父。嚴延年。母識見卓越略同。

君父之仇。不共戴天。直也。兄弟之仇。不共國。直也。交遊之仇。不反兵。直也。犯而不校。獨非直也歟哉。直者處之以公心。應之以坦衷。裁決於義道。而無所回屈之謂耳。學者不識直字。橫逆之加。倖倖莫能堪。遂至爭白黑。決雌雄。反借口於尼父之明訓也。善讀書固如是乎。

我輩有大憂問舜。我輩有至樂問顏子。

學者以私心好惡人。是莫大病痛。這箇念頭不除卻。便不仁了。如何入道。

上陵下安然受之。而不以爲意。此天理人情之正也。卽以施之平等。罔不可者。昔人所謂德量。所謂長者之行。蓋謂斯乎。若夫下陵上亦然。便成厥惡。養厥奸矣。烏可同日語哉。

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。披以腹心。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。結以骨肉。其人惡足以有爲乎。噫。不特此也。卽一念之善。一得之長亦然。

尊師取友。二之則不是何也。師而不友。便與木偶共對一般。那討洽處。友而不師。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。欲其進。眩之藥。效他山之石。難矣哉。

憲也。衣敝履穿。能俾端木氏之裘馬。爽然自失。然則端木非貨殖。便當到顏子地位矣。貨之累人甚矣哉。我輩要奮勵做古人。定被人嫉惡一番。嫉惡者。忌我之如此也。忌其如此。而遂不如此。是降心抑志。以媚小人之口也。其可乎。則安得不慄慄危懼。懋勉以圖令終乎。間有錯誤。又被人嗤笑一番。嗤笑者。幸我之如此也。幸其如此。而果如此。便非血性漢子矣。敢頃刻卽安乎。則安得不汲汲愧悔。改過以圖全美乎。

語云。至人無夢。恐人無夢。孔子不夢周公乎。高宗不夢帝賚良弼乎。彼牧人者。衆魚旆旃。又胡爲乎來哉。無媚骨。無傲氣。小人反是。

子產執政。與人誦之。得力於鄉校之譏評者居多。噫。非獨執政然也。學者思出乎俗。入乎道。無所往而不爲鄉校焉。是者奉之。非者置之。其亦可以日進有功也夫。

好議論人長短是非。此今日膏肓之病也。若非抽胎換骨。猛力滌除。不獨學問之玷。行誼之羞。且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

學者動云三代以下。惟恐不好名。予應之曰。自觀人而言。三代以下。敗名喪檢。漠不顧忌者。比比也。果知

好名。定揀好題目去做。亦能進德修業。賢於不顧忌者遠矣。此以恕道教人。廣開爲善之路也。若學者立心制行。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。要當好貨好色等病痛。一一驅除。纔會長進。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。故曰。名者實之賓。務實所以修名也。君子之道。闢然而日章也。好名所以喪實也。小人之道。的然而日亡也。雖然。好名不可避。名亦不可好。名者。粧點粉飾之謂也。避名者。躲閃忌諱之謂也。范公不云乎。若避好名之嫌。則無爲善之路矣。我做好事。只要求人說好。此之謂失其本心。我不求人說好。便不做好事。是自暴自棄也。二者病則一般。

語云。道高毀來。德修謗興。此在旁觀則可。若夫當局者不然。爽然內省。自怨自艾。曰。毀來還是道不高。謗興還是德不修。

高其聲價以驚人。而不能深藏若虛。慢藏誨盜也。蔡邕之於董卓是也。美其辭以悅人。而不能大朴不雕。冶容誨淫也。揚雄之於王莽是也。

賴天之靈。知到六七分了。願其行不一二分。頭顱如許。若不萬分努力。只怕一二分盡壞了。可畏哉。士君子一言之不慎。一行之不立。一交一遊。一出。一處之不軌於正。皆足以蒙不義。而犯大惡。故曰。爲人臣子。而不知春秋之義者。必陷篡弑誅死之罪。一言不慎。齊陳乞之類是也。一行不立。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也。一交一遊。一出。一處不軌於正。西漢揚雄。杜欽。谷永。東漢蔡邕。荀彧。郭嘉之類是也。晦菴論文。右曾子固。左蘇子瞻。噫。過矣。子瞻大將之登壇者也。子固偏裨耳。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哉。

有春夏無秋冬不成天地。有都俞無吁咈不成君臣。

仰事俯育不給於家。家之貧也。令聞廣譽不施於身。身之貧也。往古來今不貯於心。心之貧也。家貧非恥。身貧乃恥。身貧非恥。心貧乃恥。或曰。心既富矣。是亦可以已乎。曰。未也。程子云。玩物喪志。

人不我諒而嚶嚶求白焉。過矣。閑邪以懋厥德。積誠以勳厥物。他非所知也。

我有恩於人而惓惓望報。市井之心也。人有恩於我而泄泄忘報。頑冥不靈甚矣。

處心積慮。但知利人不肯爲己。圖便宜。君子也。處心積慮。但知利己不肯爲人。留地步。小人也。

忍有二。曰含忍。曰隱忍。含忍心不可一刻無。無則較長絜短。骨肉間亦戈矛矣。況儔伍乎。隱忍心不可一時有。有則嘗試苟安。墜坑落塹而不自拔也。其終矣夫。

目今見古人少。或幾幾乎自信也。揚揚乎自負也。目今見古人多。則違心虧行之事。層見疊出。不啻痼瘵之在身矣。嗚呼。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。而可以不虧吾行乎哉。

立心要富非也。立心要貧亦非也。各隨其遇而已矣。貧而淡然無求於人。富而藹然能益於人。兩者皆公行仁義。是故君子可以貧。可以富。小人反是。

有心而言。言之詐也。有心而聽。聽之詐也。以詐往。以詐來。相尋於詐。而未有已也。子輿氏所謂餽之類是也。君子不爲餽。不容心。

首陽兄弟也。而以君臣著。桃園君臣也。而以兄弟傳。從其所重也。

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。生死存沒不二其心。貴賤貧富不更其守。幽顯久暫不移其志。此有肝膽者之爲也。不則反而易心。因時趨利。背義忘恩。而弗之恤也。念人之寒。如我露袒。念人之饑。如我枵腹。念人之冤抑。如我覆盆。念人之屯蒙。如我陷溺。念人之孤寡。如我仳離。此有肝膽者之爲也。不則爾爲爾。我爲我。自雄其貲。自神其智。自席其安。卽艱苦顛連滿目。而漠然不一動其心。故曰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。上負君父。下負鄉里。云如之何。顯愧詩書。幽愧神鬼。云如之何。申生之志可爲舜。陳仲子之心可爲伯夷。叔齊。惟是燭理不明。而得與失。遂分霄壤矣。惜哉。李綱之才德。勝陳平。宗澤。岳飛。之才德。勝周勃。惟是遭時不然而成。與敗。遂分霄壤矣。噫。古今來如此類者。何可更僕數也。

春秋化工也。非畫筆也。後世卽有能文之士。畫筆耳。烏覩所謂化工乎。

管仲之生也。賢其死也。召忽之死也。賢其生也。此爲公論。此爲定案。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爲徒義。以召忽爲匹夫匹婦。自經於溝瀆之諒。噫。過矣。尼父恕仲。當不苛忽也。

程子云。吾學雖有所受。天理二字。卻是自家體貼出來。我輩深思而熟玩之。與深人言。道德性命之說。畢括此矣。與淺人言。使爲善者有所恃。而爲惡者有所懼。其有裨於心術隱微之地。不旣多乎。語上語下。都用得著。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。

漢高配呂后。掃興實甚。楚霸王得虞姬。生色良多。

御龍子集中極力訾江陵以風聞爲實錄殊失公平。

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恥。吾不如一鄉之人。吾恥之。既而不如一國之人。則又恥。既而不如天下之人。則又恥。既而不如千古之人。則又恥。嗟乎。吾恥之。吾恥之。曷其有極。

程傳其至矣乎。說易者。固有深於程傳者矣。或失則鑿。固有淺於程傳者矣。或失則支。深而不鑿。淺而不支。舍本義其誰與歸。

或曰。孔門不言靜坐。至宋儒始言之。曰居處恭。非靜坐乎。靜坐時。端其首。拱此心也。峙其背。直此心也。瞑目。視此心也。閉耳。聽此心也。謹呼吸。息此心也。兩手交。護此心也。兩足交。據此心也。皆所以整齊嚴肅。而求其放心也。如是而後。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。如是而後。可養出端倪。如是而後。稱善學也。

孟子曰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。愚則曰。人之患在恥爲人弟子。

陳惕龍曰。朱子本義太淺略。非也。程傳深矣。故本義以淺出之。若又加深焉。則涉於晦。程傳詳矣。故本義以略出之。若又加詳焉。則涉於煩。淺以翼深。略以翼詳。正善用易者也。

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。有功於學者甚大。但致知之說。昉自孔子。良知之說。昉自孟子。陽明於孔孟之說。引而伸之足矣。而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。其痛快醒發處固多。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。

學易者。博以程傳。約以本義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荀子曰。亂天下者。子思孟軻也。王子曰。昔人之尊信楊墨。猶今人之尊信晦翁也。其語有以異乎。歐陽子

曰。聖人教人性。非所先。蘇子曰。何時打破敬字。其語有以異乎。一則誣捏聖賢大功德。一則斷滅聖賢真種子。以法律之。厥罪維均。興於書。立於春秋。成於易。

古之人格物而已。無所謂讀書也。今之人。非讀書則無由格物。古之人主敬而已。無所謂靜坐也。今之人。非靜坐則無由主敬。

以理學言之。顏、曾、思、孟。而後。畢竟以晦翁爲第一人。若程明道、程伊川。豈得過分優劣。然而集儒者大成。則有專屬焉。以勳業言之。稷、契、周、召。而後。畢竟以孔明爲第一人。若張子房、郭子儀。豈得過分優劣。然而稱儒者氣象。則有專屬焉。

朱子學似顏子。而功過之。功似孟子。而學過之。聖門之中行也。子靜進取。其學其功。當在子游子貢之間。豈能與曾子相頡頏乎。陽明之徒。直以接孟氏。而朱子不與焉。噫。誣也甚矣。

海剛峯述陽明之言曰。今人尊信晦菴。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。噫。此非陽明之言也。如其言。陽明不得入廟矣。

由存養言之。外之不能謹言。內之不能求放心。由應接言之。內之不能順親。外之不能信友。四病不除。終淪禽獸。

有兩儀便須有六經。有六經便須有四書。有四書便須有集註。有四書集註。便須有近思錄。有近思錄。便



須有小學。此皆與兩儀相爲終始。而不可一日無者也。其他史書不可不讀。然綱領卻在春秋。性理不可不讀。然要約卻在近思錄。蔡虛齋云。欲爲一世經綸手。須讀數編緊要書。余繼之云。欲承千聖絕學後。只讀數編緊要書。若數書者。其盡之矣。

張子曰。春秋之書。在古無有。乃仲尼所自作。惟孟子能知之。噫。孟子而後。知春秋者。程子而已。程子而後。知春秋者。胡子而已。胡傳行而三傳廢。制科家列學宮以之取士。幾於家傳而戶誦矣。然其不知春秋也。益甚。噫。胡子而後。知春秋者。其誰哉。

吾道有三縱。堯舜時如日始旦。一縱也。孔孟時如日中天。二縱也。程朱時如日重明。三縱也。凡此三縱皆天也。學道者不可以不知。

讀近思錄。其辭和以藹。其氣粹以穆。其理明以備。躍然會心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

張子曰。春秋之書。非理明義精。殆未可學。此爲二傳未出之先言也。今既有胡傳。繼程傳而作。說的恁地分曉。豈必理明義精。而後可學哉。讀者但能信的過。覺的津津有味。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。

綱目祖春秋。憲章史鑑。非理明義精。未易學也。傳習錄病痛多。熟讀近思錄。當自見得。

定其心而後語。則無輕浮躁急之病。

做箇君子。定要喫虧。做箇小人。定要占便宜。喫虧的。做了君子。卻是便宜。便宜的。做了小人。卻是喫虧。如

今涉世。或當局。或旁觀。卻要分明此意。

范定興勉無玷。姚子曰。讀不見書。作驚人語。余則曰。讀共見書。作醒人語。小學近思錄。四書五經。非人所共見乎。語不驚人死不休。則爲文人墨士而已。孔孟程朱。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。

每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。增多少愧慚。無已。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。由今看來。卻都是先言其行而不從之。愧慚當何如也。

對人而不審其言。出言而不審其心。非所以爲學也。

今日治心。且從夢寐治起。此處大段不清楚。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。

理學莫精於文清。而忠憲過之。蓋才勝也。文章莫妙於文成。而忠憲過之。蓋學勝也。

陳惕龍謂陽明爲本朝第一人。又曰。爲第一才人。非第一學人也。然則第一學人。惟梁溪先生當之。

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。莫如七十子之於孔子。至其所以悅所以服。余亦不得而知也。邇來得高子遺書。朝夕諷誦。吾悅之。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。但覺天下之賞心者。更無可以踰此也。吾服之。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。但覺天下之傾心者。更無可以踰此也。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。亦若是焉則已矣。

二氏言靜。吾儒亦言靜。但二氏離動以爲靜。吾儒卽動是靜。故曰。靜而無靜。動而無動。神也。非物也。二氏言無。吾儒亦言無。但二氏離有以爲無。而吾儒則有若無。故有物有則之民彝。卽無聲無臭之天載。二之則不是。二氏言虛。吾儒亦言虛。但二氏離實以爲虛。而吾儒則實若虛。故萬物皆備之大用。卽一物不容。

之本體。二之則不是。此毫釐千里之辨也。

伏羲之易畫也。文王象之。象者。斷易之畫也。然而進乎畫之義也。文王之易象也。周公爻之。爻者。效文之象也。然而進乎象之義也。至孔子十翼。所以翼畫也。所以翼象也。然而三聖之義。於是乎始有著解處矣。高子曰。非孔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。五經註於諸儒。易註於孔子。學易者。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。至哉言乎。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。余且從程傳求之。以程傳視孔翼。規模氣象。固有大聖大賢之分。要之程之義。無一非孔之義也。高子曰。學易者。明孔子之易。而孔易其庶乎。庶乎孔易義。則庶乎可與言易矣。

未聞道之先。不靜坐。不讀書。便無入處。如何聞得道。既聞道之後。不靜坐。不讀書。便無守法。如何算得聞道。

要做人。須是存心。心不存。則爲庶民去之之人矣。要存心。須是讀書。書不讀。則心爲莫知其鄉之心矣。要讀書。須是靜坐。不靜坐。則其讀書也。爲出口入耳云爾。要靜坐。須是無欲。欲不無。則其靜坐也。爲形寂神馳云爾。然則做人者。當自無欲始。

吉凶不外乎善與惡。善者吉。惡者凶。善惡不外乎是與非。是者善。非者惡。是非不外乎義與利。義者是。利者非。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。若念慮之萌。言論之法。事爲之著。渾是義而不染於利。則有是而無非矣。有是而無非。則有善而無惡矣。有善而無惡。則有吉而無凶矣。我輩所以事天者。亦在此。所以事天者。亦在

此。

易曰趨吉避凶。蓋言趨正避邪也。後人以爲趨利避害。失之遠矣。

文清曰。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。只是進修有序。象山直指本心。陽明首揭良知。皆以頓悟直捷爲事。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。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。

虞廷十六字。吾道大開闢也。禹、湯、文、武。皆踐履此十六字。而筆之爲書。彰彰可考也。天若不生孔子。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。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。若夫顏、曾、思、孟。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。克家而續其緒者也。故生孔子之後者。宜用守。元公太極圖。吾道一大開闢也。洛中之二程。關中之張。皆踐履此一圖。而筆之爲書。彰彰可考也。天若不生朱子。集大成。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。若夫江西。餘姚。則又朱子之敵國外患。入室而操其戈者也。故生朱子之後者。宜用攻。

由孔子而後千餘年。大學、中庸、雜在戴記中。兩論七篇。混入子書內。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。及二程出。然後彙輯訂正。列爲四書。朱子又續承二程之志。一字一句。示之指南。名曰集註。使天下萬世。資之如菽粟。一日不食則饑。資之如布帛。一日不衣則寒。此程朱之功。所以追孔孟也。非然者。雖有菽粟。與稊稗同。誰知其可食哉。雖有布帛。與蘆葦同。誰知其可衣哉。今且人人食之。人人衣之。莫不從此求溫飽矣。然在童子。不過資之以補諸生。在諸生。不過資之以舉孝廉。在孝廉。不過資之以躋南宮。富貴之溫飽。豈道德之溫飽哉。日食菽粟。而不知其味也。日衣布帛。而不知其色也。惜哉。辜負聖賢矣。

文清謂堯舜爲乾道。禹爲坤道。蓋據書辭。曰欽明。曰重華。曰祇承。三言分之也。余意以堯舜言之。則堯爲乾。舜爲坤。及舜受堯禪。則舜又爲乾矣。大抵堯舜爲乾。禹爲坤。及禹受舜禪。則禹又爲乾矣。大抵堯舜禹三聖。皆合乾坤之道也。皆以自強不息之功。而博施厚德以載物。分乾分坤。或恐未然。盡性者。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復性者。斯可矣。復性者。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知性者。斯可矣。知性而後性。乃可復也。復性而後性。乃可盡也。豈曰絕無其人哉。聊勗已耳。

文清稱真儒之不雜。凡四。曰心。曰行實。曰事業。曰文詞。是也。愚謂行實、事業、文詞。皆本於心。心不雜則滿腔天理。渾然湛然。發諸外者。莫非天理之流行矣。又何雜焉。

文清極力推韓子。竊意韓子光明俊偉。自是千四百年間。一大人物。然以語於四者之不雜。則未也。唯是舍其瑕。取其瑜。則聖賢豪傑兩途。當有各擅其長者。但聖賢分數少。豪傑分數多。使得遊孔子之門。則聖賢分數。浮於豪傑矣。韓子曰。世無孔子。不當在弟子列。看他是何等抱負。釋氏之徒。以爲師事大顛。謬甚矣。

孟子於陳仲子。略其小廉。責以大義。此春秋之法也。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。有人焉。狷介清苦。不與世俗爲緣。如鳳凰之在鷄羣。此中流一柱也。曷可少乎。

不知其人。視其友。其友而廉靜勤慎也者。不問而知其爲端人矣。其友而貪冒逸豫也者。不問而知其爲匪人矣。

文清曰。爲學至要。當於妄念起處。卽遏絕之。正心之學。一言以蔽之矣。又曰。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。修身之學。一言以蔽之矣。

文清曰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顏、曾、思、孟、周、程、張、朱。正學也。不學此者。卽非正學也。余謂不學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顏、曾、思、孟、周、程、張、朱。非正學也。卽學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顏、曾、思、孟。而不學周、程、張、朱。亦非正學也。陸、王一派。欲駕周、程、張、朱而上之。正耶否耶。

文清曰。語理而遺物。語上而遺下。此以言乎釋老之學也。若俗學。則語物而遺理。語下而遺上矣。道學者。所以學爲人也。舉世駭之笑之。抑思人而不學道可也。人而不學人可乎。人而駭人之學人。笑人之學人。是尙可以爲人乎哉。

文清曰。作詩、作文、寫字。皆非本領工夫。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。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。作文務根極性命。寫字務如程子之敬。非欲字好。只此是學。如此則詩也、文也、字也。皆在身心上用功。何必非本領工夫哉。文清曰。道從天出。是有本之學。余謂道從心入。是有本之學。何也。心卽天也。

文清曰。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。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。夫謀利計功。蓋指科舉之學言也。今之學者。舍科舉則無學矣。汝曹試思之。補諸生薦賢書。成進士。與希賢、希聖、希天。孰愈。三希道德也。一世而千秋。三途富貴也。豈特不可以千秋哉。并不可以一世矣。爲吾子弟者。慎無役役功利。而自外堯舜之道哉。

得小學之旨，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。未有不解小學而能讀四書者也。不解小學而讀四書，只是舉業得四書之旨，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。未有不解四書而能讀五經者也。不解四書而讀五經，只是塵縲得五經之旨，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。未有不解五經而能讀史者也。不解五經而讀諸史，只是玩物喪志。

文清明朝第一人，得力全在讀書一錄。玩錄中說讀書處，津津有味，眼裏看的，口裏念的，心裏想的，當身踐履的，那一時一刻，不疑注在書上，所以纔成了箇大儒。我輩無先生萬一之功，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業，其將能乎？

文清謂讀書，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，反覆考驗其理。此二句最宜詳玩，何也？向事物上體貼，而不考驗身心，則涉於支離。考驗身心事物，而不反覆以用其極，究歸半上落下。此先生之言，所以渾全無蔽也。與文清論爲學，於口耳文辭，諄諄致戒焉。竊謂學絕道喪而後，卽求口耳文辭之士，豈易得乎？若遇其人，且相率而從事焉，俟口耳博洽，文辭華贍，然後進求之，游泳乎其中，而神明乎其外，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。

文清曰：爲學時時處處，是做工夫處。雖至鄙至陋處，皆當存謹畏之心，而不可忽。且如就枕時，手足不敢妄動，心不敢亂想，這便是睡時做工夫。以至無時無事不然，此所謂敬以直內也。又曰：爲學於應事接物處，尤當詳審，每日不問大事小事，處置悉使合宜，積久則業廣矣。此所謂義以方外也。程子曰：敬義夾持，直上達天德，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。

古之學也。道。今之學也。藝。古之學也。義。今之學也。利。

古之學者窮理盡性。以至於命。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。今之學者讀書作文。以求夫官。終身役役人爵。又烏知天爵爲何物哉。

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。或差一字。或遺一字。或多一字。皆緣心不在而然。斷斷乎莫之或爽也。

志氣昏惰。肢體放逸。只緣不敬。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。持己則敬與怠分。敬日新而怠日廢也。接物則敬與慢分。敬日謙而慢日倨也。

文清曰。天地者吾之父母也。凡有所行。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。遑恤其他。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。凡有所行。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。遑恤其他。

文清曰。凡聖賢之書。皆先知先覺。覺後知後覺之言。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。先生之意。蓋謂讀聖賢書。而徒爲口耳詞章之學。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。

文清曰。讀正書。明正理。親正人。存正心。行正事。此五者。缺一不可也。然而有其序焉。未有不讀正書。而能明正理者也。未有不明正理。而能親正人者也。未有不親正人。而能存正心者也。未有不存正心。而能行正事者也。實實體驗。當自見的。

文清曰。人之威儀。須臾不可不嚴整。蓋有物有則也。然則耳不聰。目不明。是有耳目之物。而無聰明之則矣。手不恭。足不重。是有手足之物。而無恭重之則矣。以此推之。百體皆然。人之威儀。亦何可以不嚴整乎。



哉。

文清曰。萬事敬則吉。怠則凶。此卽敬勝怠者吉。怠勝敬者凶。二語而約以出之也。又曰。節儉朴素。人之美德。奢侈華麗。人之大惡。此卽儉者德之共。侈者惡之大。二語而詳以出之也。要其立言之旨。則無少異耳。我輩操心。其可以不趨吉避凶也與哉。我輩持己。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。

文清曰。自頂以及踵。皆天之所與。但求順天。余謂自頂以及踵。皆親之所與。但求不忝吾親而已。自頂以及踵。皆君之所與。但求不負吾君而已。何也。親也。君也。皆天也。

或謂詩不李杜。非詩之至也。余曰。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。李杜咋舌矣。或謂文不蘇韓。非文之至也。余曰。孜孜然用力於四子五經焉。蘇韓閣筆矣。或謂字不鍾王。非書之至也。余曰。孜孜然用力於程朱。卽此是學焉。鍾王束手矣。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。異乎詩人。文人。及善書者。所謂三絕矣。

詩必李杜乎。不李杜自有詩。文必蘇韓乎。不蘇韓自有文。書必鍾王乎。不鍾王自有書。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。不程朱更無學矣。學程朱之學。則宜學程朱之詩。學之可以嗣響三百。學程朱之學。則宜學程朱之文。學之可以媲美六經。學程朱之學。則宜學程朱之書。學之可以攢千聖相傳之敬。而點畫皆心學矣。又何必李杜。蘇韓。鍾王。哉。

文清曰。天道公而自然。不爲何而春夏生物。不爲何而秋冬成物。天其無爲乎。又曰。人道公而自然。不爲何而行仁義。不爲何而行禮智。人其無爲乎。余以爲天道人道。皆有爲也。天何爲哉。爲人也。天不爲人之

性而賦命。則人類滅矣。人何爲哉。爲天也。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。則天德亡矣。天人交相爲。以成其公。又何不自然之有。

爲人謀而忠。智也。與朋友交而信。仁也。傳而習。勇也。曾子三省。其卽中庸之三達德乎。

文清曰。每顧遺體之重。未嘗一日敢忘先人。竊嘗三復斯言。誰非先人遺體。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。

文清曰。只順理便是道。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。詳言之。只守理便是仁。合理便是義。循理便是禮。明理便是智。總之。則一順理而已。是仁義禮智。便是道也。

文清曰。矯輕警惰。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。心志言動。是四件功夫。每日省察。心如何存。志如何立。出何言語。作何舉動。件件都求過得去。斯可免於輕與惰矣。

易曰。洗心。書曰。制心。詩云。小心。孔曰。正心。孟曰。存心。曰。養心。聖賢之書。勤勤懇懇。皆以保護此心也。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。豈有他哉。私欲害之耳。降伏私欲。使不得干吾靈府。曰。制心。然非翼翼然。以上帝爲鑒臨心。其可得而制乎。是故小其心。所以制之也。制其心。所以洗之也。洗其心。所以存之也。存其心。所以養之也。養其心。所以正之也。心至正。則惟精惟一。直與上帝合符矣。

心之變幻。雖多端。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。爲天理之心。則高峻。爲人欲之心。則卑陋。爲天理之心。則廣大。爲人欲之心。則狹小。爲天理之心。則光明。爲人欲之心。則暗昧。爲天理之心。則潔淨。爲人欲之心。則污穢。爲天理之心。則端正。爲人欲之心。則邪僻。爲天理之心。則專一。爲人欲之心。則雜擾。爲天理之心。

則寬厚。爲人欲之心則刻薄。爲天理之心則細密。爲人欲之心則粗疎。爲天理之心則深沈。爲人欲之心則淺露。爲天理之心則公平。爲人欲之心則偏私。爲天理之心則坦易。爲人欲之心則艱險。爲天理之心則舒緩。爲人欲之心則急躁。爲天理之心則謙和。爲人欲之心則倨侮。爲天理之心則退讓。爲人欲之心則矜伐。凡此數者。出於此則入乎彼。如影隨形。如響應聲。不可不察也。

道者。仁義禮智之綱也。仁義禮智。道之目也。

文清曰。仁義禮智之性。有未盡。卽拂乎天命。而自絕於天矣。可畏哉。

文清曰。盪滌私邪。存養心性。端謹容節。三者。雖並言之。要以盪滌私邪爲主。蓋盪滌私邪。然後心性可得。而存養容節可得。而端謹也。

文清曰。常主靜。物來應之。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。

文清曰。盪滌無一毫之私累。正易所謂洗心也。

文成之才。大於文清。文清之學。正於文成。尙論者。固不可以其才之大。而掩其學之正也。

陽明之徒。推道學。首白沙。而不及文清。蓋自爲地也。

天道流行。有一息間斷。便不成造化。人道邁往。有一息間斷。便不成性學。

天道所以無間斷。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。人道所以無懈弛。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。聖人法天而立道。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。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。學道者。求天人合德焉可矣。

天有元亨利貞。我有仁義禮智。天有日月星辰。我有耳目手足。天有風雲雷雨。我有喜怒哀樂。吾何歎乎哉。

孟子曰。行之而不著焉。習矣而不察焉。終身由之。而不知其道者。衆也。以歎學之不講。貿貿迷途者然也。余則曰。著之而不行焉。察矣而不習焉。終身知之。而不由道者。衆也。以歎學之徒講。役役空文者然也。孟子歎人。余自歎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。心勿忘。勿助長也。此三者。學人之通病也。余則不戒正助而獨戒忘何也。正助俱勿忘。以後事。心既忘矣。又何有於正。又何有於助長。是故集義之事。必以勿忘爲主。曰勿忘。便有疾徐中節之意。而可以免於正助矣。先正云。晝觀諸妻子。夜觀諸夢寐。兩者無愧。始可以言學。余謂妻子工夫。須從言語做起。每日稱引聖賢。莫雜以閒言妄語。則不愧妻子矣。夢寐工夫。全從思慮做起。每夜寤寐聖賢。而不雜以閒思妄想。則不愧夢寐矣。學道者。何可以不從事於斯也。

爲學有三重焉。其寡過矣乎。三重者何。慎言語。肅威儀。正思慮。是也。坐臥問心焉。行往問心焉。飲食問心焉。語默問心。寤寐問心焉。一不問。則背而馳。莫知所之矣。張子曰。天體物而不可遺。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。學者以天爲體。則無遺物。而萬物各得其所矣。以仁爲體。則無遺事。而萬事各得其宜矣。

文清曰。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。惟是誠而已矣。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。只是不誠。至誠者。聖人也。思誠者。賢人也。不誠。只是庸衆。

朱子曰。至精之理。於至粗之物上見。竊意理曰至精。形而上之道也。物曰至粗。形而下之器也。理從物上見。道從器上見。朱子之言。蓋本孔子也。文清之學。得力在一性字。梁溪亦然。

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。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。然後言忠信矣。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。然後行篤敬矣。故曰。夫然後行。若徒在言時求忠信。恐其信也。有未必忠者矣。若徒在行時求篤敬。恐其敬也。有未必篤者矣。其何以行之哉。

天下無理外之物。天下無性外之理。天下無心外之性。心存則性復矣。性復而理得矣。理得而天地萬物。一以貫之矣。

物必有當然處。謂之理。以其爲人所共由。謂之道。道與理。只是一箇。同體而異名也。今與人言理。卽庸衆者。習而安之。若與人言道。雖高明者。駭而走焉。何惑之甚也。

有一箇物。卽有一箇物的來歷。便是理。遇一箇物。須審那一物的來歷。便是窮理。窮理者。格物也。

文清曰。於聖人言理處。當各隨其旨。而知其所以異。言一本萬殊也。又曰。當旁通其意。而知其所以同。言萬殊一本也。

知止之所在。而堅守勿失爲知。此卽知行合一之學。

作事不合宜。便有惻然不安之心。仁也。不安其不合宜者。而安其合宜者。義亦在其中矣。

文清曰。時中似義字。余謂無我似仁字。

有形有象者物也。不亦顯乎。無聲無臭者理也。不亦微乎。卽顯卽微。有間乎。寂然不動者體也。而用具焉。感而遂通者用也。而體行焉。卽體卽用。一源乎。不一源乎。程子曰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。非義精仁熟者。不能爲是語也。無物不有。純備之體也。反之吾身。卻有物不有。其何以言體。無時不然。流行之用也。反之吾身。卻有時不然。其何以言用。體用兩虧。枉卻天命之性矣。

曹月川曰。顏子之樂。顏子之仁也。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。余意顏子之樂。顏子之禮也。以其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、知之也。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。則視、聽、言、動皆禮。仰不愧。俯不怍。心廣而體胖。樂在其中矣。然則克己復禮。樂之工夫。樂者。克己復禮之受用也。克己復禮爲仁。謂顏子之樂。卽顏子之仁亦可矣。

爲子不能盡子道。爲臣不能盡臣道。爲父不能盡父道。爲夫不能盡夫道。吾何以立於世哉。

文清曰。人見天氣清明。則心意舒暢。天氣陰晦。則心意黯慘。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。余謂陽不必皆善。陰不必皆惡。要在人有以調劑之。

文清曰。忠信積久而後效見。吾人一念忠信。遂欲責效。不亦惑乎。

文清曰。知道則自簡。包曰。知道則自靜。

文清曰。靜可以制動。包曰。簡可以御煩。

文清曰。愈日新。愈日高。包曰。愈日強。愈日明。

文清曰：無行可悔，則德進矣。包曰：悔而能改，則德進矣。易曰：震无咎者，存乎悔。

文清曰：萬物猶可以力爲，只此理非力所及。余意未必然。朱子言窮理之功，而要以一言曰：至於用力之久，夫用力所以窮理也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理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若之何不可幾及也？雖善，其至乎理爾力也。其中乎理，非爾力也。以言乎其中之者，卽謂此理非力所及，亦可矣。一本耳。而千態萬狀，生生不窮者，萬殊也。萬殊耳。而函陰負陽，箇箇還元者，一本也。

文清曰：不敢有邪心，漸進於誠。包曰：不敢有僞心，漸進於正。

非禮勿視聽言動。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。包不自揣益一目曰：非禮勿思。

吾性本善，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？日日省察，所習不慎，則所性不存矣。所性不存，是違命也。違命是逆天也。逆天之人，天其我容乎？天命之謂性，是我身上第一件事。念之哉！天地之道，健順而已。不健不順，成不得乾坤。生人之道，忠孝而已。不忠不孝，成不得世界。

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得力在不見上。雖見可欲，使心不亂，得力直在心上矣。見可欲而不亂之心，與不見可欲而不亂之心，有以異乎？無以異乎？

仁者見天地之心，乃可以濟天下之難。智者合日月之明，乃可以辨天下之惑。勇者象風雷之震，乃可以除天下之患。

存心之謂仁，利物之謂義，居敬之謂禮，窮理之謂智，立誠之謂信。逐日省察五者，缺其一則人道虧矣。不

存心則放。不利物則刻。不居敬則慢。不窮理則蔽。不立誠則詐。五善去而五惡隨之。可不慎與。耳、目、鼻、四肢、百骸、皆形也。而仁義禮智信之性。已該載於其中矣。盡仁義禮智信之性。然後可以踐耳、目、鼻、四肢、百骸、之形。卽物卽則。卽器卽道也。二之則不是。

日來覺得心性工夫。其要只在養氣。氣不調攝。則志意懈怠。言語粗疎。舉動躁妄。無一而可。今而後晝夜間。須兢兢提調之。

今日出門。又妄發數語。可恨可羞。

四子書。天下所家傳而戶誦也。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。知其意。則希賢、希聖、希天。取諸此而足也。知其意。則出世、經世、傳世。取諸此而足也。小學所以培其根也。五經所以植其幹也。近思錄所以發其英華。而廿一史所以暢茂其枝葉也。凡古今所垂諸簡冊者。皆可以此書貫通而匯歸之也。故曰。四書不可一日不讀。

浮屠老聃。其學亦云精矣。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且信也。然而未得其道者。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。有缺典故也。所以謂之異端。漢祖唐宗。其治亦云偉矣。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。然而未得其道者。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。有慙德故也。所以謂之雜霸。文清曰。三綱五常。爲學爲治之本。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。

視聽言動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禮。喜怒哀樂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樂。禮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樂也者。天下之達



道也。立天下之大本，行天下之達道，則一身與天地同節，一心與天地同和矣。是故三代以前，禮樂之制作，在唐、虞、殷、周。三代以後，禮樂之制作，在鄒、魯、洛、閩。

涇陽先生微有馭雜，而大段則痛快之極。少墟先生微有沾滯，而大段則醇正之極。若夫極其痛快，而無少馭雜，極其醇正，而無少沾滯，其惟景逸先生乎。

孔子之道，天下萬世所共由也。使非顏、曾、思、孟，羽翼於前，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。使非周、程、張、朱，表章於後，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。然則孔子之道，得此九人者，而後曉然於天下萬世。若曰：吾自有捷徑，而不必於周、程、張、朱也。吾不知周、程、張、朱，而外，豈別有所謂顏、曾、思、孟乎。吾不知顏、曾、思、孟，而外，豈別有所謂孔子乎。入手一差，到底無得手處。學者慎之。

焦弱侯以程朱爲保殘守陋，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，六經四子也。六經四子，殘耶陋耶。充其意不殘不陋，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。

趙普、呂夷簡，功成勳立，名垂史冊。予獨目之爲小人，誅其心也。李固、杜喬，身死家滅，禍流宗社，而予獨推之爲君子，矜其志也。

少陵詩云：殘杯與冷炙，到處潛悲辛。此語與韓退之歎一飽之無時句正同。嗟乎！杜聖於詩，韓聖於文，皆讀書破萬卷者，而辭氣萎卑如此。病坐不知學耳。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。

少陵詩云：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醇。此詩最占地步。及聞其所以致此者，則揚雄之賦，子建之詩，李邕、王

翰之比鄰而已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。子與氏所謂緣木求魚者。非歟。蘇長公長於五經。煞有功夫。亦有見地。文章諸大家。皆不及也。只是大段穿鑿。且纖巧耳。使當年北面伊川。如楊龜山。游定夫。諸公所造。皆過之矣。

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。不可以言易。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。不可以言春秋。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。不可以言四書也。

呂涇野崇奉二程。書必冠帶讀之。可謂深知程子矣。乃於朱子獨不然。擬之橫渠而以爲未也。擬之和靖而以爲未也。豈不誣甚矣乎。知程而不知朱。吾不謂之知程也。顧涇陽乃弟在儀部時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。可謂深知朱子矣。乃於程子獨不然。援濂溪爲例而不得也。援文中子爲例而亦不得也。豈不誣甚矣乎。知朱而不知程。吾不謂之知朱也。

自有生民以來。未有孔子也。自有孔子以來。未有四書也。自有四書以來。未有集註也。天下後世。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矣。而不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。卽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矣。而不知集註爲生民未有之註也。至矣哉。不悟四書之妙。不可與言集註。不悟集註之妙。亦不可與言四書。吾維終身服膺焉而已矣。

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潛室劄記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著者 刁包

發行人 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\* D 一三三四

張

(本書校對者陳敬衡)



3
4
660